

· 第二辑 ·

世界小说名家名篇名译—大众丛书

喀布尔人

(印度) 泰戈尔 著 冰心 倪培耕 译

Dazhong Congshu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第二輯

世界小說史與中國文學——人文史學

唔爾派

（小說） 蕭軍著 蕭軍著 蕭軍著 蕭軍著

Shanghai University Press

上海大學出版社

喀布尔人

[印] 泰戈尔 著
冰 心 倪培耕 译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喀布尔人/(印)泰戈尔著;冰心、倪培耕译.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1
(世界小说名家名篇名译——大众丛书)
ISBN 7-5033-1019-7

I. 喀… II. ①泰…②冰…③倪… III. 短篇小说-
作品集-印度-现代 IV. 1351.45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42号 100081)

电话:62183683

北京昌平兴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375

字数:150千字 印数:1—7000

定价:8元(膜)

致 读 者

世界文学名著以其自身的不朽价值和艺术魅力受到世人的喜爱，翻译出版世界文学名著便常常形成热点。本社组织翻译出版这一套“世界小说名家名篇名译——大众丛书”，绝非想赶风潮凑热闹，也非瞅着这块市场有什么大利可图，是市场的现实和读者的愿望引起我们一番思考后采取的一个举措。

世界名著，因其经典，配以豪华装帧，出版“珍藏本”、“礼品本”顺理成章；然以目前人民大众的收入和消费水准，收藏图书者、以书送礼者，在读者中能占一个什么样的比例？世界文学殿堂中，经典作家多如繁星，经典作品浩如烟海，以工程式的鸿篇巨制“文库”、“套书”出版当无不可；但广大读者、尤其是学生、青年，个人有这种购买能力者、有时间通读者，又会有多少？“大众丛书”的出版正是基于这些考虑。

大众，开宗明义即人民大众。我们的文学艺术是为人民大众的，我们的出版工作也是为人民大众的。策划者为这套丛书刻意设计了一个类似商标的标志，图案是一只眼睛，瞳仁由

“D”和“Z”（即“大众”二字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组成，其含义无庸赘述。这一标志概括了这套丛书的出版主旨，我们给它定的位置是：经典作家，经典作品，名家翻译，高品位，低价格，面向大众，面向学生，面向社会青年，面向工薪阶层。

“大众丛书”拟从世界范围内遴选 50 位经典作家，从每位作家的著作中精选其最有代表性的篇幅较短的长篇小说或中短篇名篇结集，一位一册。图书定价比现时市场的通常书价标准下降 30%，把出版社的利润直接让给读者，我们希望通过出版这套丛书，使更多的读者以尽量少的投资，花尽量少的时间，尽量多地欣赏到世界优秀文学名著。

但愿广大读者能接受我们的一点微薄心意。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前 言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1861—1941）是印度近代文学史上伟大的诗人和作家。1913年因他的英译诗集《吉檀伽利》获诺贝尔文学奖。泰戈尔一生创作了五十部诗集，十二部中篇小说，一百余篇短篇小说和四十余种戏剧。其中短篇小说的艺术成就和影响，并不逊于他的诗歌创作。在泰戈尔之前，印度短篇小说还处于萌芽阶段，正是泰戈尔，使短篇小说在印度现代文学中展示了广阔的发展前景。一些文学史家指出：“泰戈尔不愧为孟加拉短篇小说的真正创造者。”泰戈尔自己也说过：“这些短篇小说一向是我的宠儿。”

泰戈尔的短篇小说反映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印度社会，开掘了反对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深刻主题。特别是他把农村生活作为自己的创作题材，更是印度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

泰戈尔的短篇小说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这种艺术感染力，首先在于他那“诗化”的独特风格，浓郁的诗情几乎贯串泰戈尔的每一篇作品。情景交融的描绘，以情托物的想象，诗情画意的渲染，形象比拟的手法，几乎见于他的每篇作品。他的作品都仿佛是一首首诗，《素芭》、《邮政局长》像抒情诗；《泡影》、《摩哈摩耶》像叙事诗；《饥饿的石头》、

《客人》像散文诗。作品的意境深邃，情味隽永，音律低回，余味无穷。

同是对于午景的描绘，在《素芭》里：“村人在午睡，鸟儿静悄无声，渡船闲着，辽阔的忙碌的世界从劳作中停息了下来。”——宛如一幅恬淡、孤静的水彩画，无言的大自然正烘托着不会讲话的孤寂的素芭内心的悲凉。在《摩哈摩耶》里：“晌午，有许多不可名状的悲哀响声……一扇半连着门把的破庙门，在风中不时发出极其低沉的悲鸣，缓缓地时开时闭着，……时而，一只啄木鸟，落在庙外的一棵木棉树枝上，发出单调的‘咯笃咯笃’的啄木声；……”——这种情景正预示着一场悲剧的出现，不仅拉吉夫希望的殿堂倒塌了，而且酿成了摩哈摩耶杀身之祸。在《邮政局长》里：“在一个淫雨初晴的中午，和煦而温馨的微风吹拂着，在阳光的沐浴下，花果、枝叶吐放着一种叫人心醉的芳香；又使人觉得仿佛疲惫大地的气息正触摸着人体；不知从哪飞来的一只鸟儿，在大自然的宫殿里用同一个旋律，整个晌午都在令人感伤的鸣声里复述着自己的哀怨。”——主人公那缠绵的情怀，哀怨的情愫，通过鸟儿和枝叶，都能感受和触摸得到。

泰戈尔作品的诗意，常用意味隽永的画面来表达，而这种画面又常是寥寥几笔的勾勒。“月亮下落了，夜晚一片漆黑。突然，河水中似乎传出一些话语。而我一点儿也不懂。风在黑暗中呼啸着，风也许在思索，为了不让人看见任何东西，吹一口气，把天上所有星星都吹灭了。”（《河边的台阶》）这是一幅昏天黑地的画面，古苏姆被迫投河的情景清晰地浮现在读者眼前，人们不禁要问：是谁吞噬了年轻的古

苏姆的生命？

这种诗化的画面常伴有音乐旋律和色彩，如《泡影》：“殷红的鲜血染红了朱木纳河，夕阳沉落了。冷清清的夜空，一弯残月散发着银色的幽光。”殷红和冷色，烘托了战争的残酷，渲染了战争的成败。又如《素芭》：“小溪的微语、村人的声音、船夫的歌唱、鸟鸣、叶响，都和她的心跳糅合在一起。”一曲大自然的交响乐，抒发着女主人公被人歧视的内心忧伤。

诗化的独特风格，还表现在用诗的语言、诗的节奏来描摹人物的音容笑貌。对素芭的眼睛的描写：“像海一般的深沉，天空一般的清澈，黎明和黄昏，光明与阴影，都在这里自由嬉戏。”（《素芭》）这段描写揭示了素芭丰富的内心世界。对省督公主的语言的形容：“宛如在露水滋润的平坦黝黑的田野里，那金黄色的稻穗上，微微吹动着一阵阵沁人心脾的晨风。”它表现了省督公主温柔、文雅的精神气质。（《泡影》）

赋物以生命和感情的拟人手法，是泰戈尔为增强作品的诗意而经常采用的。“河边的台阶”凄凄切切，向人们诉说着古苏姆悲惨而短暂的一生；“骷髅”幻化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抒发着缠绵悱恻的幽情；“饥饿的石头”阅尽了人间沧桑，像“是一种有生命的东西，用自己肠胃的迷人津液，渐渐地消融着我”。

泰戈尔还经常让作品中的人物同自然界，让第一人称的“我”同作品中的角色，交流感情，增强抒情气氛。“素芭到牛棚里去和她童年的同伴道别。她用手掏食来喂它们；她拥抱它们的脖颈；她望着它们的脸，滚落下来的眼泪替她说了

话……素芭走出她的屋子，扑倒在她亲爱的河边的草地上，她仿佛要伸臂抱住大地——她的强壮、沉默的母亲，她想：‘别让我离开你，母亲。抱住我吧，就像我拥抱你一样，把我紧紧地抱住。’”人间已没有人对素芭疼爱，她只能向牛羊、大地表达自己深沉的痛苦情愫。当喀布尔人掏出女儿手印的小纸时，“眼泪涌到我的眼眶里。我忘了他是一个穷苦的喀布尔小贩，而我是——，但是，不对，我又哪儿比他强呢？他也是一个父亲啊。”这样的抒情，使作品不仅仅停留于同情劳动人民，而且揭示了低贱者高贵的思想意义，深化了主题，升华了作者的思想境界。

泰戈尔短篇小说的强烈诗化，是独树一帜的。如果说，契诃夫以刻画性格见长，凝练深沉；莫泊桑以描绘世态见长，辛辣机智；泰戈尔则以抒写情感见长，激荡肺腑。他们可以并称为世界短篇小说大师。

倪培耕

1998年6月

MU 目

LU 录

致读者	(1)
前 言	(1)
河边台阶的故事	(1)
邮政局长	(14)
骷 髅	(23)
流失的金钱	(33)
弃 绝	(42)
素 芭	(51)
喀布尔人	(58)
摩哈摩耶	(68)
达利亚	(78)
结 局	(90)
惩 罚	(115)
饥饿的石头	(128)

河边台阶的故事

倘若发生过的事都被镂刻在石头上，你就能在我的每一台阶上，读到许多往昔的故事。假如你想倾听旧日的故事，就请你坐到我的台阶上。只要你聚精会神，侧耳细听淙淙的流水，就会听到久远年代的许多被遗忘的故事。

我回忆起往日所发生的一桩故事。那天也是像今天这样的普通日子，差三四天就到阿斯温月^①了。清晨，新近的寒季的和风，给刚刚苏醒的躯体注入了新的生命，树叶发出沙沙细声。

恒河涨满了水，我只有四个台阶露出水面，苏醒着。河水与陆地亲昵

① 阿斯温月即印历七月，相当于公历九、十月。

地拥抱在一起。芒果园林底下的河滩上长满了腰果树，河水也侵犯到那里。河湾处的三摊断砖残瓦，浸泡在水中。渔船系在岸边的老槐树上，在清晨的潮水里，漂浮着，摇晃着。活泼的、充满青春活力的潮水，装腔作势“啪刷啪刷”地打击着渔船的两舷，仿佛它揪着小船的两只耳朵，来回摇摆着，开着甜蜜的玩笑。

秋日晨光，映照在涨满水的恒河上。它的光色像旖旎迦花那般金灿灿。如此斑斓色彩，在其他任何晨光里都不会遇到的。和煦的阳光，也落到长在沙滩上的、细长细长的芦苇上，芦花刚刚绽蕾，还没有充分绽开。

念颂着“罗摩罗摩”的船夫，解缆开船。犹如鸟儿在阳光沐浴下，欢快地展翅，飞向蓝天，小小的渔船在阳光照射下，扬起布帆，驰向远方河面。这些小船宛如天鹅，遨游在碧绿的水面，又犹如鸟儿欢快地翱翔在湛蓝的天空。

帕达恰尔叶先生按时按刻提着铜罐，来河边洗澡。妇女们也三三两两结伴，来河边汲水。

这不是日久年远所发生的事。噢，你们可能觉得，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但我依然觉得，那恍然是昨天发生的事。长期以来，我总是站在一个地方，静静地窥视着，我的日子如何在与恒河激流的戏谑中，流逝而去。所以，我就感觉不到时间过得很长。白天的阳光和夜晚的阴影，每日投落在我的恒河上，而且每日又从恒河上消逝，在什么地方都不留下它们的影儿。因此，我尽管看上去是个老态龙钟的老人，但我的心是永葆青春的。在我多年的记忆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水草，但我的光泽却没有泯灭。对，有时偶尔一撮水草飘来，沾在我身上，旋即又被激流席卷而去。然而不能

确切地说，这撮水草已荡然无存。在恒河激流抵达不到的地方，在我的一些缝隙里，长满着或蔓藤或水草或树芽。它们就是我过去年代的见证人。我用温柔的网套裹住过去的年代，使它们永远碧绿、甜蜜和新鲜。恒河一天天从我身边，一个台阶一个台阶退落下去，而我也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变得愈加衰老了。

吉卡拉瓦尔迪家的那位年长者，洗完澡，披上印有罗摩字样的布衫，数着念珠，颤巍巍地赶回家。那时，他的姥姥还年轻。我依稀记得，她每天来河边玩耍，把一片芦苇叶子抛进恒河里，让它随流漂浮。在我右胳膊有一个漩涡，那片叶子不停地在那儿打转着。她放下水罐，伫立着，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过了一些日子，我发现，那个姑娘已经长大，而且带着自己女儿来河边汲水。不久，这个女儿也长大成亭亭立玉的少女。当看到女儿与女伴们相互淘气地追逐戏水，她就制止她们，开导她们应有上等人般的文明举止。每当那时，我就想起那漂浮的芦苇之舟，觉得饶有兴味。

我要叙述的故事，恐怕不会重演。我讲述一个故事，另一个故事就漂流开去。无数故事发生了，随即又消遁，它们不会久久驻足。只有一个故事，犹如那片芦苇之舟，跌入漩涡不停地回转。这样，一个故事载着自己的重荷，在我周围打转着。现在，眼看着它要沉没。它像那片叶子那样渺小，上面载有盛开的两朵小花，就没有更多的什么了。哪位柔软心肠的姑娘，看着它的沉没，必将会长叹一声，然后无可奈何地返回家。

你们会看到，古桑伊家的牛圈坐落在庙院旁边，竹栅栏环绕着它的四周。那儿，有一棵老槐树。在槐树下，每周都

有一天开放为集市。那时还没有古桑伊的家园。现在，他们家的祈祷用的遮棚地方，那时只有一间简陋的茅草屋。

这里，有一棵无花果树。今天，它把自己的手臂伸向我的肋骨间，它的须根宛如硕大且细长的粗硬手指，把我断裂的石头生命压在土里。那时，这棵大树还只是一棵小小的树苗，但它很快带着自己缀满娇嫩绿叶的树冠，昂起头，屹立着。阳光普照时，它那些绿叶阴影，就在我身上整天戏耍着，它的新生须根宛如婴儿的小手指，任性地在我胸脯四周，抚摸着。倘若有人摘掉它的一片叶，我就会痛苦万状。

虽然，我的年纪已经很大了，但我依然那么挺拔。如今，我的脊柱已经折断，我的身躯就像阿什达瓦卡拉^①圣贤一样，曲里拐弯。我的身上无数地方，布满了密密麻麻皱纹似的裂缝。在冬季，世上的青蛙，钻进我腹部洞穴里栖息，准备漫长的冬眠。但那些日子里我的模样还不是那么丑陋，我左手臂外面也没有几块残砖断瓦。一只小燕子，飞进我洞隙里筑巢栖息。每当清晨，翻身醒来，它就快速地抖搂自己鱼尾似的双翅尾，鸣叫着，冲向云霄。那时，我晓得，准是古苏姆来河边的时刻了。

我现在所叙述的那位姑娘，被台阶上的其他姑娘称为“古苏姆”。古苏姆也许就是她的名字。当古苏姆纤细的身影映在水中，我的内心就满怀希望，无论如何想挽留住那婀娜多姿的情影。那身影里有着甜润的别致韵味。当她脚踩我的台阶，她双足的脚步叮当作响时，我隙缝里的青草小苗激动

① 阿什达瓦卡拉，古代印度圣贤。当他母亲怀着他时，他就指出父亲背错了吠陀经，其父一气之下，诅咒他出生后他的脊柱是八道弯。

地翩翩起舞。古苏姆并不热衷于玩耍、调侃或戏闹，然而令人诧异的是，她的女伴好友并不比别的姑娘少。没有她，顽皮淘气的姑娘总感到无所适从，索然无味。有人称她“古稀”，有人叫她“库什”，有人呼她“拉卡稀”，而她妈唤她“卡什米”。当你向岸边眺望，准能发现，古苏姆静静地坐在河边。她的心似乎与河水结下不可分解的缘分，她酷爱着河水。

过了一段时日，我再也没见到古苏姆来河边，她的女友波沃娜和苏沃娜经常来河边哭泣。一天，我听说，她们的古稀—库什—卡什米被送到婆家去了。

那儿一切都是陌生的，人们、房舍、道路、台阶都是新的，一株水中荷花仿佛移栽在陌生的土地上。

我渐渐地忘却了古苏姆。整整一年似水逝去，河边台阶上的姑娘再也不谈论古苏姆了。一天黄昏，一双久已熟悉的足脚的抚触，突然使我亢奋觉醒，这双足脚好像是古苏姆的。就是古苏姆的！但那双脚里的往日的动听音乐，业已消失。长期以来，我总是一起感受到古苏姆足脚的抚触和脚镯的响声。今天，突然听不到了叮当作响的镯声。黄昏的河水，仿佛在呜咽；晚风拍打着芒果树的枝叶，仿佛发出悲恸的哀号声。

古苏姆成为寡妇了。听说，她的丈夫到外省工作。她和丈夫一起生活了一二天，后来就没有谋面过。从来信中获悉，她丈夫已故世，那时古苏姆只有八岁。古苏姆抹去了发缝里的朱砂，卸掉了身上的首饰，又回到阔别一年的故乡恒河岸边。但是，如今她没有遇到任何女友。波沃娜、苏沃娜、阿姆拉都已出嫁去了婆家，只剩下夏尔达。但听说，在

阿格扬月里，她也将出阁远嫁。这样，古苏姆彻底地形只影单了。

当她把头伏在膝盖上，默默地坐在我的台阶上，我仿佛感到，河水波涛聚合一起，举起双手，呼喊着一卡稀一库什——卡什米！”

雨季一开始，恒河眼看着盈满了水。古苏姆的身躯也眼睁睁一天天漂亮起来，充满着青春活力。但是，她宁静的脾性、忧郁的面容、肮脏且粗素的衣饰，在她青春上投下了一张阴影的帷幕，致使人们都没发现她充分发育的青春身姿。任何人，至少我都没有注意到，古苏姆如今已经长大成熟了。我从一开始就看着古苏姆成长的，但她在我心目中还是往昔的那位小姑娘。脚腕没有系着脚镯，她只要一走动，我又仿佛听到脚镯叮当作响声。

十年就这样一晃而过，村里人没有发觉一星半点儿的变化。

那年的帕德拉月的最后一天，就像我看到的今天一模一样。你们曾祖母们也在那天清晨起身，凝望着今天一样的温煦阳光。然后，披上长长头巾，提着水罐，为享受我上空晨光的沐浴，穿过树林，谈笑风生，走在乡村坎坷不平的土路上。那时，她们怎么也不会思量到你们今日的光景，正如你们也不会遥想到她们——你们的祖母们曾经拥有过的欢乐戏谑的日子。今天的日子是如此真实，如此生机勃勃，逝去的久远的日子，也是那么真实，她们也像你们一样，怀着柔软心肠，欢乐过，忧伤过；像你们一样，踌躇满志，蹒跚地走着。然而，今朝的秋日，她们已不复存在，她们的忧伤和欢畅的回忆，业已泯灭。当然，今天的和煦阳光，优美良景，